復社紀畧

復社紀畧卷一

眉史曰自今甲以科目取人而制舉藝始重已士既重於其事咸思厚自濯磨以求副功令因共尊師取友互相砥礪多者數十人少者數人謂之文社此即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之遺則也好修之士以是為學問之地馳騖之徒亦以是為功名之門所從來舊矣粵稽三吳自有文社以降最盛者莫如崑山顧文康公之邑社社友十一人後皆為知臣社規人受一目

目也難就者方奉常覲恭簡受之社刻盛行可謂彬彬者矣嗣後歸熙甫有光為南北二社子午卯酉同日並舉一時文學之士霞布雲蒸若李康甫方思曾吳秀父今文步古文之脉實是鹿城始章皇帝初元有詔限字陳晉卿許公旦項茂善改為短調王伯欽顧賓甫王幼文繼之後先增美後稍中衰王漱士張宗曉遂起其靡遺清堂稿出顧九疇為海內所宗次之則推豫章郝仲輿丘毛伯稱作家陳大士際泰費無學隱而為一時文雄吳門文文起姚孟長彙陳丘行卷

暨艾千子南英羅文止萬瀫諸稿為一帙謂之江右奇文縣此是天下皆推豫章同時中常州吳巒穉巒[illegible]梁谿馬君常世奇武林宋羽皇鳳翔並號文章宗匠遠近從遊者衆已而撫州章大力世純以善會南豐湯若士之學顯其時月旦謂之陳艾章羅海內業制舉家爭延致之以故千子與萊陽宋九青玫大士與新安金正希聲文止與麻城梅惠連之熉大力與景陵譚服膺元禮同硯席天下羨之如郭泰仙舟 哲皇帝六大力擧于鄉墨義出遐邇奉為法程迨甲子千子得售而以策論訕

訕時政與兩主試同受罰天下不惟重其文兼重其人于是司清議者改易其稱又謂之艾羅陳章云四子之學各有短長大士優于時藝五經義能補箋註所未備而拙于古文詞然其時藝即古文亦其具然也章羅皆法晉魏而大力用意勝時尖之俚文止摛詞勝或流于靡而人相師而不能相通亦限于才耳千子進取秦漢唐宋諸大家講闢闔變化首尾起伏之法卓絕一世獨于制藝斤斤格套不出前人窠臼但以善于訓詁切于脉理選義出舉世群然師之吳

越齊魯咸奉為質平的云

周介生諱鍾金沙望族　顯皇之世鍾祖於德登兩榜為貴官伯應秋繼之以鮮頭聯第維村泰時踵發一時推為三難鍾父詔紹詩困于諸生而有子四人長銓字簡臣叔鎔字我容季鉞字我成仲即鍾讀書尺木居昆弟相師友簡臣少魯而攻苦力學惟介生敏穎絕倫負逸才角丱時五車萬卷無留牘矣詩文纚纚萬言有倚馬之目應秋子録維持子鑣皆莫及也房選華峰出好尚一新天下競稱之由是向日推豫章者相

滓而推金沙矣千子見文風之變也乃作書與介生論文曰今日制藝一道賴兄主持真如日之中天萬物皆睹頃盛衰倚伏之際識者憂之海內今日自稱為豫章派者然乎否乎末流之弊雖于作者無譏然使天下不論其功而追原其過則二三兄弟向來引経據史扶進道術之苦心遂為世詬厲耳夫文之通經學古者必以秦漢之氣行六經語孟之理即降而出入於歐韓蘇曾非出入數子也曰是數子者固秦漢之嫡子嫡孫也今也不然詞為章者不知古文為

何物而獵弇州于鱗之古以為足不知此非古也六
朝之浮艷而割裂補綴飾之以史漢之皮毛者也為
制藝者不知古文為何物而襲大力大士輕俊詭異
之語以為足不知此非古也晉魏之幽渺纖巧當世
以為清談為玄慧者也最陋則造為一種似子非子
似晉魏非晉魏鑿空杜撰之言詁詁然以為真大士
大力矣弟舊歲於陳興公序稍一言之而同氣者頗
相怪責不知弟於此道淺深甘苦備嘗之矣夫文之
古者高也樸也疎也拙也典也重也文之卑而為六

朝者輕也渺也詭也佞也巧也排也此宜有識者所共知矣無怪兄嘲然憂之而有裒集先輩大家之舉也雖然頗細酌之弟杜門山居兄于郡中以選目見示互相參訂必有不刋者

丙寅夏介生得書以成弘諸選封緘相貿慶曆而後仍任己意間涉時趨選本出于子大不悅復書致介生曰弟前書中大約言今之效法豫章者不得其渾古高樸師法六經秦漢者何在而僅披拾一二輔嗣子玄幽渺詭僻之談相與雕琢糢糊甚至學繁露者

竟以杜撰為繁露習郭註者竟以杜撰為郭註而先秦而漢高古諳折之氣亡矣使人究大士大力為晉魏抄手猶可言也使人置六經秦漢不道而降為六朝之卑弱纖俊軟靡巧麗之文向時歐韓大家所棄擲不屑而力排之者今又奉為蓍蔡又見之制舉則文氣之衰乃自吾輩始矣承諭風氣之遷有極有漸極者勢之所畏而漸者機之所當預防兄以為今日猶漸而未極乎向者學我而咆尚在草澤今皆在三百進賢冠矣取吾祖之形而傳之日傳一紙十夫

其五日傳十紙非復我祖矣曩祖之形如故也非吾祖而以為祖子孫之罪也不罪其子孫而特罪其祖有甘受獄者乎承諭經翼一選宜早行之弟亦有文定文詩二選蓋弟選意在存一代之文使人得見刪藝中先後升降之變凡以經翼題篇宜簡而該義在存經不在備選也弟又手訂秦漢以來至元文為歷代詩文選又訂國朝諸公為皇明古文定矣弟平日謂古文一道今時士子半為時集所眯封閉塵腐無出頭之日雖日告之以先王仁義禮樂之旨無奈其

虛氣所至不能復知妍媸之所在千古文章獨一史遷史遷而後千有餘年能存史遷之神者獨一歐公歐公之文耳提面命之人不知也況欲其徧讀古人之書而知好乎弟子歷代詩文及皇明古文定外又有文勦文妖文蠹文宄文戲五書以為正告人以古文人不知能取文之無當者告之則人知避矣人人知避必發憤讀書然後知古人高深誠拙之所在不復為浮華補綴無根本之言矣文勦者左國史漢為人生吞活剝不顧義之所安往往出自大老稍舉一

二太史公曰予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蓋相去
千年疑其人之有無也每見空同鳳洲為人作誌銘
輒曰蓋聞嘉靖年間有某老先生云此亦豈千年後
疑詞耶先漢兵農婚喪大費皆取給馮翊扶風京兆
今朝廷太吏戶工兩部實為之於大興宛平無與也
郭曰無以佐縣官之急可乎不可乎我朝一代官名
一部郡縣為數公改換後世幾不知順天應天知府
知縣矣此文勤也而太倉歷下之文為多文腐則古
之客難解嘲七發七啓之類而今時尤衆京山李本

寧為人作詩序就其人姓氏起首使作我姓丈人詩序必當箸宭矣凡此真文腐也文妖則以楊子太玄為首而近日如文翔鳳所作古文詞及他同類者附之與夫毀謗孔孟之人人皆在焉文寬則諸家墓誌蓋美飾非顛倒朝政相為賢不肖之論也以文為戲坡公不免作俑而袁中郎為甚今皆類成一部五種出而後天下知古文矣恨不與允而商也介生得書以為過於李汰嗣是以後江左聲氣藉與江右別而介生所評隲古今文藝亦不復與千子參訂歲乙丑介

生所選房書請夏心所尚者百家子書為多舉世復翕然稱之千子乃復與介生書曰讀尊選可謂璀璨奪目然弟則謂此道老手深文自有不動聲色不煩斧鑿而成者若有意填古則其出入子史適足証其空疎何也與題不相肖一也首尾氣脉不能渾成雖借資一二古人然一篇之中襍以俚鄙湊以杜撰軟語稱調本質俱露二也不知遠師秦漢而僅剽託晉魏不為經史之磅礴而為子書之詭俊三也夫時文本以傳聖賢之神一題入手佳思滿紙細細按之大

半旁支蓋有終日兀坐而無一句可留者矣及其衡
文亦復如是今日几上之選明日讀之便有可議耶
有古語精思能奪一時之目而細勘神理於聖賢立
言之旨不能相肖如是校之一科不數人一人不數
首昔人云子長之病病在好奇得非兄今日之謂乎
弟謂此後宜精校而嚴汰之芻蕘之言似可採焉介
生發書謂兄簡巨曰鄙儒不知時變嗣後亦不復過
問矣先是貴池吳次尾應箕與吳門徐君和時鳴合七郡
十三子之文為匡社行世已久至是共推金沙主盟

介生乃藍拓而廣之上江之嶽寧池太以及淮揚廬鳳與越之寧紹金衢諸名士咸以文郵致皆受成事介生因名其社曰應社與萊陽宋氏侯城方氏楚黃梅氏遥相應和于是應社之名聞于天下

張溥字天如號西銘太倉人父太學生翼之兄輔之以兩榜由兵垣歷官大司空翼之子十人溥以婢出不為宗党上下所重輔之家人遇之尤無禮嘗造事傾陷翼之溥洒血書壁曰不報仇奴非人子也奴聞而笑曰榻蒲屨兒何能為溥飲泣乃刻苦讀書無分

晝夜寒暑嘗雪夜已就寢復興露頂坐向曉曰病鼻
時三吳盛文社人人自炫溥一不省而獨與張采
訂交
張采字受先號南郭居邑之南郊故以自號以善戴
氏學有聲譽序溥延為館賓讀書七録齋時婁文甲
靡兩人有志振起之溥矯枉過直取法劉幾樊宗師
歲試乃躓聞周介生倡教金沙負笈造謁三人一見
相得甚歡若故舊辨難五晝夜訂盟乃别溥歸盡棄
平昔所學更尚經史試乃冠軍溥口訥言若不出口

而矜重名義采尚節槩言論丰采目光射人兩人相砥礪自厲時魏璫敗鹿城顧秉謙為邑人所逐避處婁中溥采鼓諸士驅之檄文膾炙人口郡中五人之墓成溥乃為誌鐫石由是天下知天如受先咸重此兩人始周介生定應社社目時三吳名輩若茂苑楊維斗廷樞徐九一汧常郡蔣楚珍鳴玉荊石尤艮虞山楊子常彝顧麟士夢麟吳江吳茂申有涯吳來之昌時松郡夏彝仲允彝陳臥子子龍及閩中陳道掌元綸蔣八公德璟咸在列而獨以凡例屬天如手定一時咸謂兩人相信蓋

在語言文字之外別有契合也歲丁卯受先九一與介生之弟鐮皆鄉舉而羅文止蔣八公各舉于其鄉其明年戊辰溥以覃恩選貢入京受先聯第第三九一公八皆告捷江西黎左嚴就已冠礼闈為主試抑置第二皆社中才傑也溥廷對高等諸貢士入太學者俱願交懽溥爭識顏面溥因集諸多士為成均大會是時宇內名卿碩儒前為崔魏摧折投荒削逐者崇禎新政後先起廢任用聞知溥名皆願折節交懽騷壇文酒筵筐車綺日不暇給溥由是名滿京都已

而德璟授官編修洊考館為庶吉士元寬授禮部主政鑣授南禮采授江西臨川縣知縣采初以同鄉先達推擇期得館選而以不時赴闕行揖失之及尹臨邑轉對為愉曰人臣致身何官不可效吾今入文學禮義之鄉得挹羅一峰鄒守益東廓之高風得與聞良知宗旨相與切劘道學也遂與溥偕同志揚扢社事而後赴任由是海內同人翕然共宗天如不啻戊己之趨豫章辛壬壬之趨金沙也艾千子時客齊東闈之乘遽徂吳門約同介生與天如泰証文體衡定是非

欲而挫之而獨伸其說時陳卧子尚號人中才氣方盛首與之爭辨扁舟逆之吳門各持所是語不合日晷移影乃退卧子復手書詰難称詞宗旨崇重鳳洲空同于子持其瑕而折之曰向在婁江舟中見足下談古文輒詆毀歐曾諸大家而守一李于鱗王元美以為足即評騭他文亦未嘗盖足下未嘗讀古人書故欲足下讀書十年學漸充心漸細而後可也及足下行後友人持足下所作悄心賦至如此文乃昭明文選中之卑腐者歐曾大家力排之者足下斤斤師

法之無怪乎修口罵歐曾罵宋景濂罵震川荆川也使者至得足下書大旨謂宋文最近不足法當求之古其究竟則歸重王李二人耳何足下所志甚大而所師甚卑也足下謂宋之大家未能超津筏而上又謂歐曾蘇王而上有左氏司馬氏不當舍本而求末夫足下不為左氏司馬氏則已若真為左氏司馬氏則舍歐曾諸大家何由夫秦漢去今遠矣其名物器數職官地里方言里俗皆與今殊存其文以見于吾文獨能存其神氣耳役秦漢之神氣而御之者舍歐

韓亦何所由乎譬之山然秦漢則蓬萊絶島也去今既遠猶之大海隔之也則必借舟楫焉而能後至夫歐韓者吾人之文所由以至于秦漢之舟楫也由歐韓而能至于秦漢者無他歐韓得其神氣而御之耳若僅取其名物器數職官方言地里里俗而沾沾然自以為秦漢則足下之極賞于王李者耳不佞方由歐韓以師法秦漢足下乃謂不當舍秦漢而求歐韓不佞方以得秦漢之神氣者尊歐韓而足下乃以窮秦漢之字句者尊王李不亦左乎足下曰舍舟不登

而取舟中一艦一艓濡裳而詠之曰吾不藉津筏而舟楫也不可也以為藉歐韓而至史漢猶之一艦一艓也是不然我既得其神而御之矣何津筏之有昌黎摹史遷尚有形跡足下試取歐陽公碑誌及五代史論贊讀之其于太史公蓋得其神于短長肥瘠之外矣猶謂之不能渡乎若乃竊史漢之句字自以為史漢在是矣是今之王李乃足下所謂一艦一艓舟中之一物耳足下又曰宋文好新而法亡好易而失雅夫文之法最嚴嚴孰有過于韓曾蘇王者荆川有

政及大小雅頌等書當時何不併作彖爻辭體盡取初六初九潛龍牝馬之說入之耶足下又謂禮經最條達出自漢人以為文之高者必雜早者必易時代遠者必雜近者必易之証如此則奚必漢儒禮經也孔子孟子可謂條達矣孟子姑不論至于孔子得毋以條達故遂為論語病耶抑足下生平不悅宋儒遂併孔子論語視同宋儒語錄不復論其文耶抑可謂孔子春秋時故其文遂不及易經不及詩書耶且孔子與左丘明同為春秋 人而論語條達不同左傳

何也又不同後之公羊穀梁何也且無論論語易經上下繫傳皆出孔子其語皆條達不似文周彖文則足下亦將抹去孔子繫傳辭不入易經獨存周彖文辭耶文各有時代唐宋之不肯襲秦漢猶孔子之論語不為易詩書也如此論文當必以楊雄之太玄唐樊宗師宋劉幾之文為最美無怪貿貿然無所之也足下又謂唐後乎漢故唐文不及漢宋後乎唐故宋文不及唐如此則我明便當不及宋何以有陳人中又何以有人中嘐然嘐所尊奉之王李耶宋之詩誠不

如唐若宋之文則唐人未及也唐止一韓柳宋自歐曾蘇王而外如貢父原父師道少游補之同甫文潛少蘊諸君子皆卓卓名家願足下閉戶十年購盡宋人書讀之然後議宋未晚也足下又痛詆昭代之推宋人者如荊川震川遵巖三君子嗟乎古文至嘉隆間壞亂極矣三君子當其時天下之言不歸李則歸王而三君子寂寞著書受其詆訿不少易志古文一綫得留天壤使後輩尚知讀書者三君子之力也其文縱不能及歐韓乃遂不如王李耶且足下于三君

子中稍恕遵巖謂其少師秦漢此言亦謬蓋遵巖少時嘗襲秦漢句字長而悔之乃更作古文其少作今無一字在集中矣足下何從見之遵巖以其少作為臭腐而足下追嘆之然則足下乳臭時乃勝足下今日耶至于宋景濂佐 太祖高皇帝定制度修前史當時大文字多出其手國朝文章大家自當首推其文以應制故不甚暢間有一二應酬出門人者或亦有之要師摹歐曾不可誣也足下試取其序記傳讀之可及乎不可及乎景濂雖未盡我明之長自今論

之未見有勝景濂者而足下詆之何也震川集顧足下遲遲其論足下學至震川文至震川駁之未晚貴鄉有婁子柔陳仲醇兩人雖未得歐韓之深然皆能言其本末足下宜贄請為師得其一言晝夜思之思無越畔然後十年讀書與不佞論文未為晚也

臥子得書恚甚復作報言彝仲懼其傷雅手毀千子言兩人之書不必外傳以滋物論千子復言古人往復辨論之書有兩是而可俱存者如朱子與陸子靜之無極太極于陳同甫之王霸柳子於劉禹錫之天

問是也有兩非而不足存則近日何李之文是也兄以今日弟與人中兩是耶兩非耶弟讀書三十年中間悞而悔悔悔而又悔然後乃得古人正路而由之由之而患其不能如古人者如一日也人中乃欲尊奉一部昭明文選一部鳳洲滄溟集持此與弟爭短長又欲盡抹宋人即歐曾大家不能免亦大謬矣兄不督責之乃欲處我與人中而全之地又矜負人中若與弟對壘然則者兄之罪亦不少矣大約古文一道自史記後東漢人敗之六朝人大敗之至韓柳而復

振至歐曾蘇王而大振其不能盡如史記者勢也然
文至宋而法嚴至宋而本末源流遂能與聖賢合元
與國初有振有不振至嘉隆之王李而大敗得震川
荆川遵巖三君子救之而稍振此確論也頃人中細
思之若夫時文弟十一月至杭閱房書六七千首日
欲慟哭蓋近日濫悪腐穢餖飣勦襲之文皆依附豫
章豫章之可恥何至如此推其由周介生之罪過不
小弟言之介生天如必不受且以同室操戈責弟若
兄言之兩兄必見信幸一救正之

外黃曰目文姚集江右奇文行世而天下始宗豫章壬戌以後金沙起遂與並分衡文之席久之介生才名彌盛騷騷欲駕豫章而上之千子作書與介生論文有所軒輊皆持之有故非本志也然原本先秦依擬史漢閣發唐宋諸大家使古文正脈不為辞章所掩誠篤論也　烈皇帝初元張癸如晚出才各更駕金沙而上之天下號曰兩張後曰周張豫章聲價為之稍減千子乃躬造吳婁與諸家辨難欲以口舌楮墨折之使下乃文風士氣日趨于新又三吳才隽多

予雄自是莫肯相下至于子緐婁紳書罷歸金沙遂群起咻之蓋制藝本名時文時者與世運相沿而變易無常者也諺曰鷄嘴尖鳧嘴匾言揣摩方就而風氣已移也士人伎倆須抄出風氣之先乃能夙售故咸趨新競異而不肯蹈常襲故似有陰驅潛率莫知其然而然者亦勢之無可如何者也司文衡者第禁其末流防其偽濫足矣若矯枉過正則有甚難行者吾明文運凡四嬗譬之洪永太古也成弘則中古矣慶曆始三代文明之治也降而啓禎則閏統偏霸而

莫相統一矣處莫相統一之世而求返三代之風已不可得況可進之而中古更進之而上古乎持千子之說原千子之意其必慶曆之不足而欲成弘之且直欲洪永之也而後乃為合也屏黼文章而與練帛疏布有達體者乎却琴瑟鐘鼓而為拊石擊缶有傾耳者乎奪尚羞法醞而易太羹玄酒有達口者乎達以成其指馳而已矣自癸甲已後鄉會墨卷惟尚時趨始得甚取法先民者百不一遇焉則其說且自廢矣故千子之論文談古則重于昆鍾衡今則輕于管

詖也江右之俗交際禮儀以醋雞為餙故海內目江西人為雞吳人華方雷諸作醯雞賦刺之其文甚傳士紳間然語涉詼諧不足存也歲戊辰諸家房選出若馬君常宋羽皇吳巒穉項仲展荆石兄輩各有選本于子皆無譏焉而獨取天如所選表經詆毀之其房書刪定序曰今世業制舉業家所據以為名者曰經也史也子也是三者兩漢以後立言之士莫不由之何獨於今而疑之而有不然者史自左丘明遷固止矣然其職官𨻶族戰攻治亂之跡與舉業之文既

不相入至於風度格韵馳驟跌宕变化離合之微非得其神者又無由而至故為盜于舉業者遍天下而卒未有入左丘明司馬遷之室者力不能也獨諸子之言浩渺寛博以無所附麗為長則文之誨盜者無如是書然在當時已有黄老農墨刑名縱横九家之異其大旨既悖謬于聖賢學者未能攷正古文則雖晋魏隋周依託周秦諸子之目以自見而亦為其所欺甚則以劉秦美新之楊雄而群然尸祝之習其書攷其辭比于周孔魑（一作雜家）魅魍魎之言盈天下甚矣其不

學也若夫目不識諸子而剽襲人言者即以是人為諸子及其不足則雕飾偽辭以代之其冒濫如是固不足惟於是有黠者出而悔之于史不能于子不可又逃而曰尊經夫尊經之名立而天下之奉之者庶乎有詞矣雖然亦有以古之為經者告之乎古之為經者曰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未聞必襲學若稽古而後為書乾坤九六而後為易也且夫聖人之言各有所為而發蓋有前後不相襲者

矣今必攢經語以就題復强吾意以就經旨況夫專經而不能通其解業一經而誤用其四君是而號于人曰尊經吾恐先聖有知必以為撚而吐之矣嗚呼今日制舉之弊已至於此一人唱之人人和之遂至臭腐而不可讀吾以為此皆空疎不學之過也富人鏹萬鎰藏獲萬計無所不有而若一無所有三家之邨稍稍温飽得一金而張皇色動又有窶人丐夫焉飢寒迫之不得已而為盜為大盜則剽富人之藏不能為大盜則取大盜之所剽而負販之遇水旱凶荒

則三家之温飽者且將為婁人丐夫矣而婁人之為大小盜者執而歸司敗又將入于刑焉今之為文何以異此使其讀古人書得其本末源流無所不有而又若一無所有何至得一金而色喜與夫剽富人之藏又從大盜而為之負販哉救斯病也莫若以今日之文救今日之為文者此我所以不得已而再有房選刪定之役也而于其中有不欲存焉者嗚呼與我選者其是非天下既得而見之矣不與我選者天下尚未得而見也今日制舉之病可勝道哉己巳仲春

望日書

天如貽書受先曰閱艾千子房選顯肆攻擊大可駭異吾輩何負于豫章而竟為反戈之舉言之痛心兄見之須面責問其故艾為人貪利無恥出其本性又在武林最久中間構釁者不少且往來俱銅臭之子不識一字之流固宜與名教悖戾也弟斷不能嘿無一言特以聞之老兄可與大士大力文止講明弟與介生止恃兄在臨川豫章之交自固不患一人之跳梁生事也惟早圖之弟意如此之人斷不容其稍有

出頭須作一字與九青先斷其根可也吳江吳來之
昭亦致書受先曰天如介生負海內重望為我黨尊
師與兄主盟同旋者非一日矣而貴治子民有心懷
反側倡議翻局布建奇功遂至指介生為罪人目天
如為黠惡者兩兄當之可付不校吾輩聞之恥辱莫
甚于斯且其言論狂妄視我應社皆目不識丁愚陋
如弟宜受之矣如吾兄何如同社諸兄弟何人非至
愚必能別白邪正而一種未附聲氣與夫外附而中
懷觀望者咸竊其說以為談資如吾鄉之金五貞豈

非門墻一大患哉吾兄肩左提右挈之任為宗盟首
今日之事一人之事也即同社有主包容之說亦有
主力攻之說弟愚意則以為有攻無容吾黨門墻之
峻已非一日往年卓生小叛亦攻之至於盡近日元
祐隱犯衆共擯之使叛逆如千子竟以容之一字置
之則是小敵勇大敵怯矣且人以我為大盜為妾人
丐夫為司敗之刑人不修一矢以加之何以為令於
四方又吾黨素為名教主乃有毀周孔而不能問毀
我明先賢而不能問何以為名教主哉弟不揣謬陳

殊妄於長者之前伏祈深結豫章之在聲氣者獨擯此教道負友之小人使鄉黨棄之天下公憤之則鬼魅之術立破矣受先得書手疏姚規千子言江右江左並為人文淵藪在豫章向操海內衡文之柄近時介生天如泰數斗耳然皆聲氣相倚亦未有不尊奉豫章者也宜共遵尊經篤古之約力追大雅以挽頹靡幸勿自開異同為世口實千子答書乃曰吾輩聲價非謗者壞之乃尊奉者壞之[illegible]譬有人焉遇周孔而知敬及遇盜跖亦以為周孔則周孔何地可以自

容此不特大士大力文止諸兄學問淵源嘗為評其品地不可向醯醋缸中物同類而並稱之（埕即缸中[illegible]）（母父作[illegible]當有以自明行者耿）老父母甘之乎不肖倫極苦心獨救正一人正為諸兄地步併為老父母地步也其詞堅僻人言不能入未四幾家摘謬出其批抹豫章郎詆訾金沙吳下受先知不能合始以天如來之書示羅陳章而特函告之萊陽氏宋駁有答書秘甚人莫得窺于是三吳社長傳單各邑共絕之其月日偵千子臨吳謬約之之面相叅詆會于婁之弇山園語不合陳卧子及周介生之幼弟

闔我容共扶之千子即夜去由是社集取其名削之
金沙婁東合詞布告同志云
是歲吳江令楚人熊魚山先生諱開元以文章經術
為治知人下士慕天如名迎至邑館巨室吳氏沈氏
諸弟子俱從之授學天如於是為尹山大會苕霅之
間諸名彥畢至未幾臭味翕集遠自楚之蘄黃豫之
梁宋上江之宣城寧國浙東之山陰四明輪蹄日至
比年而後秦晉閩廣多有以文郵致者是時江北匡
社中州端社松江幾社萊陽邑社浙東超社浙西莊

社黃州質社與江南應社各分壇坫莫相統一天如乃合諸社為一而為之立規條定程課曰自世教衰士子不通經術但剽耳僧目幾倖弋獲於有司登明堂不能致君長郡邑不知澤民人材日下吏治日偷皆由於此溥不度德不量力期與庶方多士共興復古學將使異日者務為有用因名曰復社又申盟詞曰毋從匪彝毋讀非聖書毋違老成人毋矜己長毋形彼短毋巧言亂政毋干進辱身嗣今以往犯者小用譴大則擯勿與約既布天下皆遵而守之又於各

郡邑中推擇一人為長司糾彈要約往来傳致天如於是裒十五國之文而詮次之目其集曰國表受先作叙冠弁首集中詳列姓氏以示門墻之峻分註郡邑以見聲氣之廣云社目云是社始於七郡故原本先列七郡首姑蘇

太倉州

張溥　趙自新　王家穎　張誼

顧夢麟　曾士琬　王瑞國　張達孝

何南春　吴偉業　孫以敬　胡周鼒

蔡　仲
張　源
張　濬
王啓榮
張王治
周　星

吳縣
楊廷樞
袁良弼
許元弼
徐鳴時
章　美
許元愷
錢　禧
朱　袞
周茂蘭
朱　鎰
丘民聽
朱　隗

長洲縣
許元溥
沈明掄
碩企宗
王　宋
劉　曙
戴之惵
華　渚
陳　性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雜史類

管正傳 錢位坤 葉襄 薛宗庶

戴之俊 盧涇材 徐貓 張邕

吳江

吳有涯 吳昌時 沈初馨 呂雲孚

吳翽 沈自炳 張澤 吳昌迪

張堯 吳晉錫 周燦 孫銘奎

吳翻 龐承源 孫聚奎

常熟

楊彝 許士驥 蔣棻 許重熙

趙士春　王曰俞　許瑤　祝謙吉

顧瑱先　祝升吉　祝泰吉　朱鑣

許棐

崑山

王志慶　陸世鎏　王志長　陳言先

顧繼紳　顧晉瓚　曹開遠　歸奉世

陸嘉胤

嘉定

朱之尚　曹訥　侯岐曾　徐自勉

陶士彥　沈宏祖　陳舒徵　汪貞泰

松江府

夏允彝　朱灝　徐方廣　周室勳
周希文　陶履倂　徐鳳彩　夏昺
張壽孫

華亭

周立勳　徐孚遠　彭賓　俞廷諤
顧開雍　盛慶遠　徐煒　徐桓鑒
徐致遠　徐纘若　周季勳　吳忻
盛仲輝　趙俠

上海

潘　桓　馬元調　宋存標　朱在鎬

潘釗奇　范鍪弧　潘堯納　王元玄

青浦

陳子龍　宋存楠　杜麟徵　趙侗如

李　雯

金山衛

盛翼進　杜麒徵　姜爾珠　宋與琦

陳秉教

常州府武進

韓鍾勳　劉憲章　鄒嘉穀　徐法

徐洽　碩潜生

江陰

黃毓祺　徐時進　徐遵湯　袁珍

宜興

徐懋賢

鎮江府

周銓　王重　談兆龍　賀瑜珍

賀王醇

丹徒

錢邦芑　潘一桂　劉夢震　陳謙陽

張美中　孫時傑

金壇

周鍾　周鎔　周鉞　周鋐

張明弼　史弘謨　高遇　劉國欽

王士錞　周欽　蔣鳴玉　蔣煥

周而沛

丹陽

荊　艮　荊廷實　荊廷璧　賀儒珍

盛　順　賀　棠　賀燕徵

徽州府

程允晋　江知默　朱泰陽　江調昂

江　靜　吳承中

寧國府宣城

沈壽民　沈壽國　徐貞乙　孫文煌

梅朗中

涇縣

萬應隆　趙初浣　王　嶶　萬　祺

太平府

邵　錦　邵　鑛　邵　晃　邵　鑑

池州府貴池

劉　城　詹　政　吴應箕　劉廷鑾

青陽

吴　鍾　孫象壯　吴中英　吴　介

孫象宸　姜　寅　張國牧

蕪湖

沈士柱

安慶

蔣臣　趙相如　范世鑑　潘映婁

左毅　方啓曽　江之水　吳過

淮安

夏日瑚　白受藻

塩城

張樹屏

安東
王啓運　劉符赤　齊日盛　蘇國美
桃源
王立身
宿遷
陸奮飛　姚禹命　陸奮武
揚州府江都
鄭元勲　李元介　項　問　李　樞
呂尚絅　梁於涘　湯允中

高郵

楊先春

興化

許同誂　解誂　王元士

寶應

成明義　成明善

徐州

萬壽祺

廬州府合肥

程以慤　程以德

舒城
郭士豪

浙江杭州
張玄　虞宗瑤　鄭項　沈受震

徐邦佐　錢可　聞啓祥

錢塘
陸運昌　吳思穆　吳太冲　馮延年

趙德遴　陸鳴奎　陸鳴時　俞時篤

蔣　庸　嚴季榮　魏　介

仁和

沈濬思　林泰業　孟應春　卓人月

陳　濬　徐　翽　卓霜回　潘曾綬

海寧

徐元粲　徐永平

餘杭

頊有棐

嘉興

孫淳
項聲國
金惟恭
陳恪
孫耀祖

秀水

常燊
吳翀
徐天俊

陳恂
張次梆
程定國
馬玄錫
沈嗣徵
朱茂暉
錢昌
周禹錫

徐彬臣
孫振
沈嗣選
譚貞良
徐白
包鴻逵
謝淵

趙汝辟
蔣芬
錢嘉徵
葉燦
張宗一
卜升
朱茂暘

嘉善

錢栴 錢繼章 錢棻 魏學濂

呂三錫 頤潛 戈用忠 支如增

郁素 夏緇 魏學洙 蔣時

錢繼振 錢繼禧 錢格 陳舒

劉芳 呂焉 趙韓 徐鴻祚

陸文璣 過銘簠 陸上瀾 屠象美

施洪烈

海鹽

張奇齡　蔡士奎　陳　梁　張瞻韓
朱學章　馮景裕

桐鄉

盛　洓　朱萬錡　盛方涵　朱萬欽
盛　漪

湖州

嚴啓隆　沈中台　閔正中　韓昌箕
盧肇堦　潘基依　章　平　嚴　彧
沈鍾兆

歸安

沈緒奎　李令哲　陸熙運　丘志炅

陳騮　沈緒来　韓曽駒　章上奏

閔自寅　沈維顕　閔元京　鍾鏡如

吳振鯤　尹衡　尹任　凌爾翰

凌森美

烏程

溫以介　姚延啟　黎樹聲　錢瀛選

沈禎　潘基慶　韓千秋　韓奕祖

錢鶴
顧翰
嚴永寧
嚴翀
費景琓（一作沅）
沈光胤
陶鑄
沈紡
嚴忠（一作思）鏐
沈棨

德清

章美瑾
章美珵

武康

駱弘珪
卓漢卣

安吉

潘基祉
潘基初
沈建吳

寧波

董守諭　陸符　錢玄錫　費而隱

馮湄

紹興

李宗銘　章重　徐騰　余增

孟稱堯　孟稱舜　趙之蘭　吳應芬

金鋍　袁師孔　吳維修　顏綸揆

金華

傅巖　葉幹　倪仁禎

衢州

翁祚　徐泰徽

江西南昌府

劉斯陛　萬時華　余正垣　仇鐄

黃維藩　袁崇燾　黃國鎬　羅髙椒

徐元朗　楊昌　章士鴻　楊耆

易道泰　喻周　喻士錦　熊文舉

吳奇杰　吳廷獻　劉斯陸

新建

陳弘緒　鄧履右　萬日佳　徐世溥

甘元鼎　李奇　萬摶　舒忠讜

姜之祥　徐世清　陳弘綸　徐應芬

進賢

李光倬　陳維謙　朱嶶　饒有政

陳維恭　熊人霖　饒有致　陶文疇

朱徤

豐城

胡學決

撫州臨川

陳際泰　羅萬藻　章世純　曾亨應

章世謙
王秉乾
謝賓王
陳士鳳
吳程
陳士驥
鄒光曙　宜縣
建昌府南城　栢
吳兆

傅占衡
章宏岳
游為光
謝廷簡
陳才奇
謝應宸
游為龍
俞一經

湯大耆
丘而旭
舒嘉桂
曾拭
曾益
李上
丘時寀

湯開遠
揭重熙
湯開先
丘而祖
劉鍾秀
封誥
吳觀之

鄭之玄　姚光遠

新城

張之奇　曾汝亨　黃之香　江世祥

江士坐

廣昌

何三省　揭希朋　劉大年　劉大輦

劉大常　劉大千

南豐

曾升

廣信府上饒

徐自定　鄭仲夔　徐自亭

玉山

董思玉

弋陽

李調昺

鉛山

費兆甲　費映環

吉安府太和

曾文饒　劉 提　龍起弘　揚嘉珩

揚學愿　蕭令申　郭承湖　曾世冲

蕭秉鎮　梁天爵　康 毅

廬陵

趙爾圻　黃震象

吉水

劉同升　李陳玉　劉孟鈦

安福

傅鼎臣　伍以竑

永新
賀詒孫
饒州
羅伏龍
袁州
易嗣重
瑞州府新昌
李之溉　漆嘉祉　黃國琦
贛州府寧都

楊文彬

楊文彩

福建福州

陳肇曾

陳元綸

陳燕翼

周之夔

董養河

曾異撰

陳世濬

周　恂

鄧　壽

陳奎輝

韓廷錫

張利民

董謙吉

許　豸

卓　震

齊　莊

林　昕

陳知章

林兆清

張　綸

邵景文

葉有祿

曾人翰

陳金鉉

林逢經

莫爾佳

陳兆相

林正立

李時成

泉州

顏茂猷

興化

曾世家

徐胤鉉

翁 顯

林尊賓

周言

黃夢吉

延平

羅明祖

甯永齡

汀州

裴養清　李世熊

湖廣武昌府

劉數仁　戴　塤　孟　登　陳　沂

游明哲　李楚生　劉日襄　張仲庶

蔡　仕

嘉魚

任弘震　任喬年　熊升元

漢陽

謝諄培　謝正培　易蘧遲　龍　墳

易道亨
程性學
易為瑞
易為昺

易為瑚
易為璉
瞿然
朱荃宰

劉文運
胡世忠
胡有牧
何履順

何復吉

蘄水

黃五色
馮雲路
金甌
官撫邦

官撫極
官撫辰

麻城

梅之塤
王郜俞
楊魯
劉侗

李春江　周應華　劉輝　曹之棟

耿應衡　周邦炳

黃安

耿如忘（一作志）　耿如思

蘄州

張宿　丘之宗

荊州府江陵

徐養心　王南國

公安

袁祈年

石首

劉長慶　夏雲昂

襄陽

歐陽化

承天府景陵

譚元春　譚元禮　譚元方　趙家棟

京山

王偶亶

德安府孝感

辛　昂

常德府桃源

關士琦

岳州府華容

張斯捧　黎志陞

廣東廣州諸邑

黃聖年 [illegible]　蔡承瑚　吳道坤　王學

黎遂球　梁志勃　鍾新　陳子貢

陳象明　麥克勤　林佳相　莊珩

陳衍虞　韓如璜

河南開封諸邑

陳東一　曹（一作黄）心明　吳從周　蔡琮

賈開宗　張光世　張正誼　鄭覲光

山東萊陽諸邑

宋繼澄　宋理　左懋泰　趙士驥

宋琮（一作[illegible]）　孫鳳毛　宋璜　宋瑀

宋瑚　左懋第　趙爾汲　姜瀾

宋瓘　楊維楨　左良輔　任夢麟

楊曇　揚彔

新城

王與嬖　王冢

山西太原府

韓霖　韓拍　因二卿　陶世徵

四川成都諸邑

張尚　章鉉　莊祖誼

陝西

田而腴

貴州

楊文驄

外黃曰按目計之倍七百餘人從來社籍未有若是之衆者計文共二千五百餘首從來社藝亦未有如是之盛者嗣後名魁湾甲多出其中藝文俱斐然可觀業經生家莫不尚之金閶書賈由之致富云

崇禎三年歲庚午鄉試諸賓興者咸集天如又為金陵大會是科主裁為江右姜居之廣日榜發解元為楊

廷樞而張溥吳偉業皆魁選陳子龍吳昌時俱入彀陳際泰夏曰瑚亦舉於其鄉其他同盟列薦者數十餘人明年辛未會試偉業中會元溥與曰瑚又聯第江西楊以任武進馬世奇成德長洲管正傳閩福周之夔粵東劉士斗並中式主試為宜興周延儒首輔也舊例會場主裁元老以閣務為重應屬次輔溫体仁典闈乃延儒以越例得之大非体仁意是以會元幾掛吏議蓋延儒諸生時游學四方曾過婁與偉業之父吳琨相善而偉業本房師乃南昌李明睿明睿

昔年亦游吳館於邑紳大司馬王在晉家曾與琨同
事是科延儒欲收羅名宿密囑諸分房於呈卷前取
中式封號窃相啓視明曆卷頭即偉業也時婁紳李
繼貞以職方郎分較易五房謂延儒曰此吳禹玉之
子也少年聯第未娶與元老釋褐詈同延儒領之明
曆知為舊交子亦喜悅取卷慎之填榜時至末而後
出以壓卷偉業由此得冠多士烏程之黨薛國觀洩
其事於朝御史袁鯨將具疏叅論延儒因以會元卷
進呈御覽烈皇帝親閱之手批正大博雅足式詭靡

八字而後人言始息此溫周相軋之第一事也故事新進士刻稿皆房師作序謂之本房鑒定是時天如名噪甚會元稿竟以天如先生鑒定出名非制也明睿於是大怒欲削偉業門人籍同館徐汧率偉業負過弗懌曰委罪書肆執送五城懲示以辭當是時明睿所爭者体例非讐溥也而溥大不悅兩人自此遂相隙及殿試爲元陳於泰乃延儒之壻也榜眼即偉業探花爲夏曰瑚溥欲得館選即丐偉業請之延儒是時延儒尚不識天如問偉業曰用何幣相酬偉業曰

為師請耳不計幣也延儒曰師不同有贄拜之師有受業之師偉業欲濟事遂曰是受業延儒因許之溥由此得為庶吉士翰苑規制庶常居造就之列選館長如嚴師見先達称晚進公會隅坐有命唯諾惟謹溥行任意臨事輒相可否有代天言作誥命者文稿信口甲乙同館見者多以為汰皆恚之有白之内閣者延儒猶委婉為解体仁則曰是何足患庶吉士有教請旧例成材則留不成材去之之法亦何難去之体仁為人素縝密言不輕出而于溥若易視之蓋未習溥

之生平也溥聞之恚甚乃緝其通內結黨援引同鄉諸吏繕成疏稿授偉業使出名參之偉業立朝未久於朝局未練習中情怯不之應是時休仁之黨主持門戶操握線索者德清蔡奕琛為最偉業難於拒師命乃取參休仁疏增損之改坐奕琛孫上休仁大怒將欲有所處分延儒從中曲解之休仁奕琛由此側目溥明春又以刻稿事啣之時時督過溥不自安壬申某月告請葬親給假歸

初會場報至婁偉業以溥門人聯第會元鼎甲欽賜

歸婁天下榮之遠近謂士子出天如門者必速售大
江南北群相爭傳以為然以溥尚在京師不及親炙
相率過婁造庭陳贄南向設位四拜定師弟禮謂之
遥拜浼掌籍者登名社錄人人得意而去比溥歸假
歸途中鷁首所至挾筴者無虛日及抵里四遠學徒
群聚萃止癸酉春溥約集社長為虎丘大會先數月
前傳單四出期會約結至日山左江右晉楚閩浙以
舟車至者數千餘人大雄寶殿不能容生公臺千人
石鱗次布席皆滿與庖司醞輦載澤量往來絲織游

人聚觀無不詫歎以為三百年來未嘗有也宴會之明日互相通名威刺一時盈滿筐篋此別祖道百里不絕其時與會者爭以復社命名列諸牌額武林苕霅之間為澤國士大夫家艙艅艎懸火皆額復社一人用之戚里交相借託幾徧郡邑久之浙湖羣盜多竊效之官司捕獲當事頗以此為詬病士紳力為禁戒久而弗止而謗讟興矣

天如雖通籍而無他嗜好惟 喜讀書四方賓客有以奇秘獻者再拜受之盥手持誦如經生寒暑不廢以

為黨門人吕雲孚乃進六書音義辨正曰社以尊經復古為義則凡戾于經変於古者皆當釐而正之矣太祖髙皇帝神明天縱與宋劉諸賢佐參酌古今議禮制度遠邁漢唐宋三代而獨考文不無少遜焉考中州正韵一書有平上去三聲而無入聲四聲不全廣韵較沈約韵書稍倫而收羅未盡所以六書字義尚多可議有志反本者宜詳辨之其畧曰如佛本音弼詩云佛時仔肩是也二音拂禮記云獻鳥佛其首謂以翼戾之也又如禅本音擅孟子云唐虞禅是也

自釋教入中國譯始音梵佛作符勿切後人不知書學反以禪字正音歸之胡書而以輔弼之佛禪受之禪為借韵謬矣如無古无字也六書莫先於易易无荅无妄皆无也後人假借用毋用亡代之未有所謂無也自瞿曇書有南無字而無字始顯然入麻韵非正音也今人舍无而從無謬矣

如亦古尺字也禽經云鳦上無尋鷚上無常雉上丈鷚上亦上飛而上也鳦之上不能尋倍尋曰常鷚雉子也上不能常雉上丈故計丈曰雉左傳曰都城過

百雉是也鷄上赤言鷄飛王僅能尺也又漢西岳石闕銘曰弘農太守常山張勲為西岳華山作西闕高二丈二赤北齊平等寺碑云銅像一軀高二丈赤二廣州紀曰蝦鬚長四赤皆謂尺也楊升菴作赤牘清栽王元美以為無據元美殆未深考耳由是人皆以赤為赤白之赤莫知為尺寸之尺矣

如宿日月星辰之次舍也以止宿為義陰符經云天發殺機移星易宿地發殺機龍蛇起陸古語云知星宿衣不覆以宿叶陸覆韵可見韵畧乃作秀俗多從

之蓋元人詞曲皆北音入秀字去聲韵至宿州之宿則入徐巽以地近徐州別呼為南徐州北音之謬如此

如亢音剛氐音低觜音訾亦誤爾雅云壽星角亢也列宿之長有高亢之義不音剛天根氐也註云氐角亢下繫於氐若木之有根如周禮四圭有邸漢書諸侯王邸之邸不音低西方白虎而觜參為虎首有嘴之義不音訾世俗不考多從韵畧殆誤

如朕訓我也古者凡人皆得稱朕象曰干戈朕琴朕

弦朕捷詞云朕皇考曰伯庸可證在字義亦註不聞聲為朕未嘗若孤寡不穀為人君之號也自嬴政汰自尊裁裂文義制曰天子稱朕後世承譌襲訛踵之至今不知乃屬秦法

如隨旬為切說文云從也以辵安步也古有隨州楊堅封於隨後登大位以字義近遁走去辵從隋以左以肉裂肉也與剁音近升菴先生曰隋音去隨從而就怠惰字義舍安步而就裂肉亾終之兆也宣德中王驥征麓川有土酋三人降驥承制授隴川三宣撫

賔復乞賜姓驥曰汝三人怕刀剝來降即分三字為姓從三首讀書識字私改怕為帕刀為刁剝為隋又以裂肉為不祥復改為多是隋音徒卧切夷人知之中國人反訛之見雲南人有呼隋煬帝為剝煬帝者群笑以為誤不知乃是本音

如塗從余按余有三音一為餘剝之餘一為道途之途一為賒貰之賒今人姓有佘氏音蛇即余之轉註也惟塗音徒賒入麻字韻東方朔傳曰老柏塗鮮曰塗者漸洳徑也今傍海未成田者曰塗是也蜀爾雅

云禹貢厥土惟塗泥夏小正寒日滌凍塗皆音在巴
蛇之間毛詩云今我来思雨雪載塗叶上華字焦氏
易林云雨雪載塗東行破車旅人無家古韻可見今
世俗讀作涂
如后古訓君也有君主之義六書莫先於易剥曰先
王以至日閉關后不省方天子事也書曰后克艱厥
后臣克艱厥臣而言謂君也自大婚禮立后後世遂
以為母后之后莫為主君之后矣
如妃古配字也有判合之義史曰伏羲制嫁娶使男

女妃合以儷皮為禮則妃為配匹也自婚禮制一后二妃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後人遂以妃為妃嬪之妃莫知為配匹之妃矣

如豸音丈爾切爾雅云有足曰虫無足曰豸吳薛宗謂孫權曰日南男女裸倮可謂虫豸五代盧程詈任圜曰爾何虫豸皆訓虫也異物志曰東北荒中有獸曰獬豸性忠見人鬬觸不直者聞人論咋不正者侯思正曰獬豸但能觸邪何嘗識字今御史冠服獬豸義取諸此說文乃曰解廌音丈嶰反四紙韻廌字下

亦註獬廌獸名是廌與豸義通合獬言豸為獸去獬
言豸為虫今為御史曰冠豸冠服豸繡則為冠虫冠
服虫繡矣
土窪曰凹土高曰凸古之象形字也神異經曰大荒
石湖千里無凹凸平滿無高下畫記曰張僧繇画一
乘寺壁遠望如凹凸近視則平周伯温乃云凹當作
坳凸當作垤是以俗字為古字也
古尉字音慰安平之義也理卿曰廷尉昔言廷評斷
獄能當其罪無頗僻也隋書李穆進尉斗于楊堅曰

顧公執威柄以尉安天下史炤釋文尉斗火斗也所以伸繒皆言平也俗加火作熨音運白傅詩金斗熨波刀翦文陸魯望詩波平熨不如溫庭筠詩天如重熨皺王君玉詩金斗熨秋江皆從俗字後人見杜代名人習用莫為究古音義矣

囂音牛刀切聲也氣出頭上以㗊以頁頁頭也今讀作梟非周禮司市曰禁其鬬囂註鬬以力爭囂以口爭月令日在玄囂註在玄之囂尚書序仲丁居囂在陳留浚儀秦之敖倉也三川為天下市朝故曰敖詩

曰譊口囂囂哀鳴嗷嗷漢書囂囂若不足食貨志天下謷謷荀子天下敖敖若焦若燒皆一義也唐詩春雲生嶺上積雪在囂閣梁宣帝七山寺賦神囂峃峃而特立仙的皎皎以孤臨蓋山之突起者為囂峯之尖峭者為的皆取形象市之名為囂者市場人衆則聲貴囂也囂故當從敖

如勅俗作入聲註釋從背去聲江陵相侍經筵內官進諭語　神廟讀勑從背居正從旁厲聲曰當作字上怵然驚同列皆相顧失色不知內官教讀皆祖

註釋勃字從背乃是本音後人回謂江陵異日驂乘
之萌由識別字
古酬作雙詩抑之篇曰無言不讐國策曰蘇厲遺趙
王書屬之讐作後漢杜詩傳不讐其功而厲其用無
以勸也皆訓報也今沿為讐敵冦讐之讐
敦字俗訓為厚亦非也莊子曰宋人資章甫而適越
越人（馬閩人）敦髮文身無所用之司馬彪註曰敦斷也北都
人為敦狗祖此今但沿為敦篤之敦
煬字古音從向莊子煬者避灶司馬彪註對火曰煬

淮南子曰富人衣纂錦貧人煬灶口唐人煬婦詩曰吹火紅唇動插薪玉腕斜遙看烟裏面一似霧中花尤為可証今人作惹人臣有熒惑君上者輒曰煬灶受訛自隋煬廣謚煬始

仰字今與古亦別詩高山仰止論語及其更也人皆仰之晉書元帝敕王導偕坐御座導辭曰若太陽下同萬物蒼生如何仰照皆訓尊也今官府行移公文以上臨下亦皆稱仰似與字義不侔北齊孝昭皇帝紀詔定三恪禮儀体式亦仰議之北齊時已有此固

知受訛非自近代

虧缺也欠也月滿則虧是也今謂効力宣勞者亙曰虧　成祖文皇帝謂仁孝后曰媳婦兒好他日我家事虧他撐持

古有夠字註足也多也韵書作彀亦作俗訓

鋄古減字註鈇質金文曰鋄西京賦曰金鋄纓錫瓖異質相續也馬融廣成頌曰金鋄玉瓖國語曰懐纓扶瓖是也世俗作減作扇皆非或亦作鑲

冶字借作野楊子江有梅根冶齊武帝詩昨從樊鄧

從阻潮梅根鉛是也劉文房詩落日無湖色空山梅
根冶皆以治為野
丕古地名如城陳蔡不美春秋之華不注史之不周
不耐山海經之不津不庭不其皆是古無丕字不即
丕也詩曰不顯惟德不戢不難皆讀作丕
說文勿字州里所建之旗也以聚民事故悤遽者稱
勿勿流俗妄於勿字中斜加一畫為匆失字義矣蔡
義曰勿勿其欲饗之也杜牧之詩曰浮生長勿勿悤
字鮮云多遽怱怱也今好古者但知勿勿而笑怱怱

逐俗者又止知怒怒而怯勿勿
乘傳置傳馳傳軺傳字義各不同漢律四馬高足為
置傳四馬中足為馳傳四馬下足為乘傳一馬下足
為軺傳互用皆誤
白黑二字義各有别日白曰皜孟子皜皜乎不可尚
已月白曰皎詩月出皎兮女子白曰皉詩皉兮皉兮
老人白曰皤書謀於黄髮皤皤霜雪白曰皚白頭吟
皚皚山上雪草花白曰葩賦芳葩的的以凝霜羽毛
白曰霍詩白鳥霍霍玉石白曰瑩說文潔白如瑩

髮之黑曰鬒隋煬帝鎮江州聞王知遠名召見少選髮鬒俄而白膚之黑曰黰浮丘丈人体素白遇飢歲而黰灶之黑曰黥列子孔康不暇暖墨突不黥漆之黑曰黝海忠介公陞應天巡撫吳門相國門故赭命易黝馬之黑曰驪詩比物四驪駐黑色如鐵曰驪字各異義涸用俱誤

綸音從闕爾雅綸似綸組似組海中苔綸即鹿角菜皆草也古人象草色以製綸組故曰似漢時法綸草以作綬仲長統昌言身無半綸之綬是也後人又象之

以作巾故有紫絣巾白絣巾俗名為絵猶之苛小草
也人但知為苛刻之苛藐紫草也人但知為藐然之
藐蓋染草也人但知為忠蓋之蓋一耳
以物相償曰備北齊高歡立法盜私家十備五盜官
物十備三後周詔侵盜倉庫雖經赦免徵備如法今
乃作賠
如茲本籍席之名也諸侯疾曰負茲左傳衛康叔布
茲荀子曰龍茲註皆訓席今以之代此代斯莫知為
席

又有形体近似而音義迥別者如台湯來反星也羊支反我也寘徒賢反塞也寘支豉反置也謟天牢反疑也諂丑冉反媚也滔天牢反水也淊胡感反深也睢七余反鳥也睢息唯反姓也冷魯打反寒也泠力丁反水名也桶他孔反器也桷古岳反椽也涷都弄反水涑也涷得紅反暴雨也樅七弓反木名樅七江反撃鐘也貽之與反遺也眙丑吏反視也莧侯辦反菜名筧古典反竹通水也絮思據反綿絮也絮抽遽反調絮也歁苦甘反能言也欺去其反屈也敗蒲拜

反亂也敃武巾反知也柱直縷反梁柱也柱之與反
拄柱也鬏丁感反髮垂貌髡苦昆反去髮也菅古顏反
菅茅也管公短反人姓也咠慈治反罵詈也咀慈呂
反咀嚼也浸息遺反小雨也逶奴罪反穢濁也挺他
鼎反挺持也㨗拭然反取也因得力反動也因以由
反拘禁也甲古押反兵甲也甲汝洽反取物也揲洛
戈反理也樏力蔡反食器也汗朝幹反身液也汗七
賢反水名脛五鼎反直也脛胡定反足脛也販方萬
反賣買也眅普班反目白也他如苯之與桒謚之與

譏漤之與濼佳之與隹毆毆毆氂發婺戊戎戍塋瑩榮熒之異用芊芋竿竽析析拆折羸羸羸辨辦辯辨之分屬皆當明辨若夫韻書廣韻所遺漏者盧景弘謂委蛇字有十二變楊升菴謂蓋字有十四音皆未經闡發至於五方方言並多俗字如靡莫數書桂林虞衡所載文以意造雖多象形而義不雅馴非其耳目未廣實乃裁削過甚茲有音義並優為名賢習用者

吳中有囝字小兒皆呼小囝有囡字女兒皆呼囡兒

竊意国音近南當是男字之譌国音近娜當是娜字
之譌然非始自今也宋紹聖元年十月米襄陽露筋
廟碑賛曰王化煥猗盛江漢叔季熇猗人倫亂一德
彥猗昭世典情莫轉猗天賞善楚澤細猗雲木偃偉
斯国猗日星建国字宋時已有之
谻音劇子虛賦徼谻受詘一作欸別作𧰲又作像音
義並同晉人為極預和調王導導小極對之疲睡爾
芸小說曰明帝問沐啓云沐伏久勞極不審尊体如
何帝答曰去垢甚佳身不極也范成大帥靜江時有

井字東敢切以石投井聲謂之井

鑋字音磬註一足行也左傳苑子刜林雍斷其足鑋而乘於他車以歸梅聖俞詩云竹存帝女啼夔學林雍鑋鑋字周時已有之

五季時又有㩧字以手揿制人也亦音磬齊主蕭道成人有罪輒付勇士桓康㩧殺之時人語曰莫𩎖張付桓康

頊字音窟入聲俗人謂勤職者曰頊頊能言盡瘁也𢤱文曰其形頊瘦梁武帝時已有之

囫字音蛙上聲小初兒生墮地啼時其音囫然敢第一聲之義也今禪家語録習尚之

奤字音態上聲西北人豐軀偉幹謂之奤子俗作汰

夯字音烘北人以大木丈餘平其兩端中鑿數十孔衆手擧以實土曰夯增一人不為多去一人不為少今世俗識强相附和者曰夯義取諸此

已上數字象形會意諧聲指事假借轉注俱脩前古名人用之音義亦通說文韵書並宜收入

天如素愽覽能饕二酉之藏及得辨正讀之見所未

卷一

曾稱為呂氏奇書時雲孚赴童試天如言之熊魚山取冠多士又剡之學使者以儒士入闈欲其蚤發嗣後天如凡有制作悉遵古体書法以故舉要錄評語用朕字奠親旐銘元配太夫人陸氏書元妃皆雲孚是書使之也然泥古而失忌諱頗掛清議